

楔子

烏雲蔽空，原本幽暗陰森的山林更顯詭異。

爾家村位於鬼門山中，爾氏一族世居山中，據說是百餘年前為逃避戰亂而避居於此，而後便在此地安定下來，當年的領頭人成了族長，其子孫世襲族長之職，主宰村中一切事務，包括祭儀。

鬼門山地險貧瘠，少有雨露，避居至此的前幾年經常鬧飢荒，餓死了不少老人跟小孩，村裡的神婆某夜夢到山神，其表情憤怒，指責爾氏一族擅自入境叨擾，又未經祂同意便鑿石砍樹蓋屋舍，要爾氏一族獻祭十六歲的少女以換永世安康。神婆醒來，立即告知族長此一夢境，並提議獻祭山神以求雨露。族長初時不同意，但眼見村人飢病交迫，接連死去，他只好妥協。

族長讓村中所有十六歲的少女抽籤，選出一人，將她帶到深林中的祭壇活埋獻祭。驚奇的是，隔天風雲變色，下了足足三個月的大雨，解了旱象，也讓村人可儲水以供飲用及灌溉。

自此之後，爾家村每隔兩年便會向山神獻祭，此傳統流傳許久，直到二十年前的族長爾奇認為活人獻祭太過殘酷，強勢終止。

另有一說，當年是爾奇十六歲的閨女抽中了籤，他不忍將女兒活埋，才廢了這項傳統祭儀。

原本族人都擔心終止獻祭會惹得山神再次震怒，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倒也安和平順，久而久之大家便漸漸淡忘了活人獻祭一事。

爾氏一族向來男丁單薄，十個新生兒之中，頂多只有一、兩個男孩，族中長老認為應是近親通婚才導致男丁減少且體弱，擔心爾氏無後，開始派人到外面想辦法帶回童女。

這二十年間，爾氏族人在慢慢往外發展，他們會外出買賣，以物易物，帶回山裡所欠缺的物資，還有可以繁衍後代的健康童女。

但在兩年前，雨不下了，村中亦常有少女進了深林後便失蹤，族人懷疑是山神作祟，求助現任族長爾威。

爾威決定恢復獻祭儀式，將異母妹妹爾沫獻給鬼門山的山神，以平息其怒，交換滋養大地的雨露。

爾沫已十七，早已過了獻祭的年齡，但爾威宣稱她其實是七個月便生下的早產兒，實際年齡未及十七。

就這樣，爾沫被迫淨身，換上素衣，在村中男丁及長老的押送下前往祭壇。

他們不顧她的哭求，餵她吃下短暫昏迷的藥，將她放進早已挖好的土坑裡，然後將土掩上……

第1章

「啊！」爾沫從睡夢中驚醒，全身冒著冷汗，腳底一陣陣的發涼。

她怔愣地看著眼前的一切，過了好一會兒才慢慢地回過神來。

她閉起眼睛，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氣，然後再睜開雙眼。沒錯，她正安全地、安穩地睡在春風澡堂的小柴房裡。

話說都已經三個月了，她怎麼還是經常被那個可怕的夢嚇醒呢？在夢裡，她被埋進土坑，陷進黑暗陰冷的地獄裡，那是比她被自己的嘔吐物噎死還要可怕的夢。她，王羽潔，二十五歲，包子名店的老么。

她大學畢業後就待在自家的包子店工作，但是當空姐是她最大的夢想，好不容易通過層層關卡，她卻在面試時因為太過緊張而在面試官面前吐了一地。

從小到大，只要情緒起伏太大，感到緊張、害怕或是厭惡、噁心，她就會無法控制的嘔吐，這是一種無藥可醫的病。

因為如此，她無法當上空姐，由於心情實在太不好了，她買了一手啤酒回家喝，卻沒想到喝得爛醉，竟被自己的嘔吐物噎死。

她還記得當時她的靈魂飄到天花板上，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死狀，她並不感到害怕或傷心，只覺得難堪又沮喪，這樣的死法真是太糗了！

她才剛這麼想，一股亮晃晃的漩渦將她一捲，她便失去了意識。

再醒過來，她發現自己在伸手不見五指、又溼又冷的地方，她奮力掙扎了好一會兒，才從泥淖裡坐起身來，瞬間，她感覺頭暈目眩，各種記憶像土石流般灌了進來，所以……她又吐了。

那時，她有了爾沫生前的記憶，也意識到自己竟在死後穿越時空，重生在爾沫的身子裡。

比起她的死因，爾沫的死法可恐怖多了，竟然是被活埋，而且還是被異母哥哥逼迫，這對從二十一世紀而來的她，簡直不可思議又可怕，活人獻祭耶，那根本就是小說或電影才會出現的情節了。

有鑑於此，她知道爾家村是留不得的，她憑著爾沫的記憶逃出了鬼門山，一路靠著善心人的幫忙來到繁榮的崇安縣城，無奈她不只身無分文，還渾身發臭，走到哪兒都被驅趕，最後餓昏在春風澡堂前，是老闆娘春姨收留了她。

春姨在當地也算是個奇女子。年輕時，她是無雙院的紅牌姑娘，後來給自己贖了身，經營起澡堂的生意，出於同病相憐之心，她雇用的多是各有苦衷、不被世俗所接受的可憐弱勢女子，有剛嫁進門便死了丈夫，被認為不祥的寡婦；有被主子玷辱，卻被女主子以勾引主子之罪逐出家門的婢女；還有年老色衰無法再伺候客人、對鴛母再無可用價值的窯姊兒……

春風澡堂在崇安頗有名氣，不過上門的都是些三教九流，算是個龍蛇雜處、稍嫌複雜的地方。

儘管如此，對於無處可去的爾沫來說，這可是個美好的避風港。

「小沫，醒了沒？該妳當值了！」門外傳來的是君姊的聲音。

君姊今年二十有四，便是那個被主子糟蹋，又被女主子趕出家門的婢女。

「醒了，就來了！」爾沫飛快地起身，穿上了布鞋。

「趕緊的，小心春姨罵人。」君姊叮囑了一聲。

「好的。」爾沫跑上前，打開小柴房的門，綻開了笑，「這就走了。」說完，她一溜煙的跑了。

春姨平時說話大刺刺的，一不順心如意或是有人礙著了她的路、她的眼，她就會

罵人，可其實她是個刀子口豆腐心的好人，心軟得很，見不得別人難過。

爾沫來到前頭，看見一名身形高大的男子正走進來，前世都在自家包子店接待客人的她，立刻上前招呼道：「客官好，歡迎光臨春風澡堂，一個人嗎？」

以前她老是向母親抱怨她做的是「送往迎來」的工作，然後就會換來母親一個白眼，沒想到這樣的本事，倒讓她在古代得以謀生。

那男子撥起遮去半邊臉的烏黑髮絲，露出一張俊朗瀟灑的臉龐，他的黑眸帶了一絲促狹，似笑非笑地睇著她問道：「妳看見別人了嗎？」

迎上他的黑眸，她的心猛地抽了一下。

要死，這看起來有點不正經的男人長得還真好看，濃眉大眼，寬額高鼻，五官的配置根本是黃金比例……不過，長得好看的男人從來不是她的菜，好看的男人都不牢靠，她爸是這樣，她兩任前男友也是。

可是每當她抱怨她那個游手好閒、無所事事的老爸時，母親總會笑笑地說——他也是長處的，要不是他長得英俊，我哪生得出妳們這麼漂亮的三姊妹？

老實說，她真不知道她媽是天性樂觀，還是善良近乎呆？

爾沫拉回心思，堆起職業笑容又問：「那客官是共浴還是私浴？」

「還有私浴嗎？」他問。

她朝櫃臺後面牆上一看，私浴的木牌還有一張。「還有一間，客官要嗎？」

「問了就是要。」男人好奇的端詳著她，「妳是新來的？」

「咦？」他這麼問的意思是……他是春風澡堂的常客嗎？可是她在這裡工作三個月了，卻是第一次看見他。

他一笑，上前一步靠近她，「春姨又撿小貓回來了？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爾沫直覺反應往後退了一步。小貓？是指她嗎？還有，他說話就說話，靠這麼近做什麼？而且他身上有……粉味！

她對這種粉味可是一點都不陌生，因為她老爸身上就常有這種味道。打從她長記性開始，就知道她爸喜歡流連花叢，有錢沒錢都喜歡上酒家尋歡，有錢時大把撒，沒錢時就賒帳，然後再讓那些收帳的到店裡來找她媽媽要。包子店是她爺爺留下的，可後來被她爸爸經營到幾乎要倒閉，是靠著媽媽兩隻手慢慢撐起來的。

她爸爸是個一事無成、只會敗家的媽寶，娶妻生子後依舊故我，然後她奶奶還慣著他、向著他，有事沒事還數落她媽媽，說是她媽媽不爭氣、管不住丈夫。

其實奶奶會對她媽媽全無感激，是因為媽媽生了三個女兒，沒為他們王家傳宗接代。她常想，幸好她媽媽沒生下兒子，否則照她奶奶那種慣法，世界上又要再多一個廢物。

至於眼前這男人嘛，現在才中午呢，他就渾身粉味，想必是昨晚流連青樓，留宿在姑娘的香閨裡，睡到晌午才醒來吧？

嘖嘖，又是一個火山孝子。

這時，春姨走了出來，一看到男子便招呼道：「咦？齊三，你還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，又跑哪兒去了？」

他咧嘴一笑，「到處走走瞧瞧罷了，這不是回來了嗎？」

春姨走上前，嗅了嗅他身上，撇撇嘴，「一回來就往無雙院跑了吧？」

「春姨真是冰雪聰明。」他說。

「啐！」春姨輕啐一記，「男人啊，都是貪腥的貓，老娘還不明白你們嗎？」

爾沫在一旁靜觀兩人的互動，不難看出他們頗有交情。

「這小貓叫什麼？又是哪兒撿回來的？」他笑問道。

「她叫爾沫，是自來貓。」春姨一笑，「倒在澡堂門口，見著不忍，就收了。」他看向爾沫，「自來貓招財呀。」

「得了吧，我撿的全是來要債的。」春姨說完，回頭交代爾沫，「趕緊帶齊爺去私浴吧！」

「是！」爾沫答應一聲，連忙鑽到櫃臺後拿了木牌，領著人前往私浴間。

春風澡堂共有兩個共浴池，一池約莫能容納十個客人，私浴池則有六個，大小不一。

一般來說，共浴池沒有人伺候，私浴池則有一人伺候，做的就是在屏風後等著，在客人呼喚時遞上布巾、皂角或袍子之類的工作。

這樣的工作對女子來說不是什麼名譽的事，但對於爾沫這樣無處可去、只求能三餐溫飽的女人來說，能有個差事做就好。

名譽又不能當飯吃，再說了，不過是伺候沐浴更衣，又不出賣靈肉，對於靈魂來自二十一世紀的她來說，實在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她不能一輩子待在這兒，總得有點計劃，有些想法。

她想，等手邊攢了一些錢後，她就出去做點小生意或買賣，說不定能在古代闖出一片天，變成什麼紅頂女商人之類的。

「欸！」

她在屏風後想得正美好，忽然聽見齊三的喊聲，她連忙回過神，答應一聲，「齊爺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聊聊。妳打哪兒來的？」

爾沫頓了頓，回道：「山裡。」

這回答挺有趣的，他忍不住抿嘴一笑，「什麼山裡？」

「深山裡。」她說。

「聽起來有點神祕。」

「不神祕，只是不值一提。」

「唔……那家裡有些什麼人？」他又問。

「家裡……沒什麼人。」

她有著原主的記憶，當然知道原主家裡的狀況，原主的娘名叫娥，沒有姓，是爾家村的人從外面買回來的孤女，就養在族長家裡。長到十六歲，成了族長的妾，甚得族長寵愛，卻也因此得罪了正室，也就是爾威的母親。

兩年後，娥生下了原主，由於原主長得標緻，族長十分喜愛，使得正室對她們母

女倆更是憎惡，爾威從小便將他娘的不滿看在眼裡，常趁著父親不在對娥出言不遜，對原主偷偷打罵欺凌。

原主十歲那年，娘親因病死去，隔年，父親也死了，失去依靠的她成了爾威母子倆的眼中釘，不只將家中粗活都丟給她幹，還經常毫無理由的打罵羞辱。

原主在那個家，早已沒了家人。

聽出她語氣帶一絲惆悵，他不由得微微一怔，他想，她必然有著不願提起也無須再提起的過去吧，於是他換了個話題，「妳是怎麼來到崇安的？」

「山裡不能活，就出來了。」她被他問得有點煩，話鋒一轉，「齊爺，你有需要什麼嗎？」

感覺到她不想深聊自己的事，他也沒打破砂鍋問到底，畢竟是初次照面，他沒理由打探太多。

許是他的「任務」及「職責」所致，使得他慣於並樂於打聽試探吧！

他的本名是齊浩天，雖是庶出，卻是平康侯府的世子，排行老三，他經常來往各地，穿州越縣，以各種身分及樣貌，為聖上祕密追查一些貪官汙吏的犯行，搜集證據，好將他們繩之以法。

他也結交不少民間友人，文人雅士、販夫走卒，就連遊走在黑白之間的綠林人士，他亦有往來，正因如此，聖上才會封他一個「潛行使」的官銜。

半年來，他為了各地多起女子及女童失蹤案，以齊三及其他幾個伴隨著易容而自創的假身分，到處搜證訪查，如今已有了眉目，並鎖定幾個不法的人牙子，其中一名便是江三郎。

春風澡堂是江三郎經常出沒的地方，他也常常在此與其他入牙子交流，為與他們接近並查究不法事證，他便不時出現在此。

三個月前，他為了回京覆命，並調查訪崇安知縣朱博跟樂戶司監理蕭展鵬之間的關聯而離開崇安，沿途還去了一趟開陽，發現定安侯府的二少爺繼慕凡跟人牙子亦有不尋常的往來。

定安侯乃是英明神武、驍勇善戰的武侯，常年戍守邊關，抵禦外侮，其長子繼慕聲本來天資聰穎，可望克紹箕裘，繼承其衣鉢及爵位，不料十四歲那年大病一場後，竟成了和幼童一般的傻子。二少爺繼慕凡是繼室所生，才智不及兄長不說，還是個素行不良的混蛋。

說他是混蛋可一點都沒冤枉，齊浩天可是親眼「見證」他的惡劣。在一次宮宴上，繼慕凡夥同其他幾位侯府少爺欺凌自己的傻哥哥，要不是他及時出手相助，還不知道他們會把痴傻的繼慕聲整成什麼模樣。

他追查此案半年，從沒想過定安侯府的二少爺會牽涉其中，為此，他也頗為苦惱。想定安侯一世英名，若真毀在這不肖子手上，那可真是太冤了。

「齊爺？」

爾沫的喊聲喚回了他有點遠颺的思緒，他道：「把浴巾給我吧。」

「喔。」她答應一聲，立刻取了浴巾，自屏風後走了出來。

為了避免看見不該看的，她的視線往右邊瞥，然後筆直的朝著浴池走去，忽地，

她感覺到腳下踩到一個溼溼滑滑的突起物，而當她意識到那是什麼時，已經整個人失去重心，往前一滑——

「啊！」

她驚叫的同時，人也一路滑進了浴池，還撞進齊浩天的懷裡。

她急著想退開，腳下卻踩空而失去重心，狼狽的喝了幾口水。

「別慌。」見她慌得連連吃水，齊浩天出手拉她。

見狀，她又激動地想推開他的手，這麼一來一往，她腳下又一滑，溜進了水裡，情急之下，她胡亂地又撈又抓，竟一個不小心觸及他的重要部位——

齊浩天雖然常周旋在女人之間，但突然被一個初識的姑娘家抓住了重要部位，也是心頭一驚，但他故作鎮定地將她從水裡撈了起來，強硬地抓著她的肩膀，正色道：「穩著！」

爾沫全身溼透，狼狽不堪，她一抬頭，就直直迎上他的目光，腦海裡不自覺想著方才的情景，雖然她沒看見，可她摸著了、感覺到了，她……

「我、我剛才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摸、摸到了？」她面紅耳赤，聲音也微微顫抖。他其實也尷尬極了，但他仍努力保持鎮定，不形於色。「是。」

穿越重生前，她雖然交過男朋友，卻完全沒有那方面的經驗，因為她只要一想到男人的「那話兒」，就會忍不住想吐，也因此關於那件事，她一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

至於為什麼光是想像就會吐呢？那是因為她國小時曾被變態露鳥俠嚇過，從此有了陰影。

在回想的同時，她的胃猛地一陣翻攪，一陣火辣辣的腥味一路往她喉嚨竄，接著她「嘔」了一聲，吐了。

「妳這蠢丫頭！」春姨單手叉腰，像只茶壺般的站在池邊，氣呼呼地瞪著正在清理池子的爾沫。

這私人浴池不小，爾沫得先放光了池水再刷洗，還要再除味薰香，她一邊忙著，一邊在心裡腹誹，可惡，這一切都要怪那個齊三，要不是他，她也不會滑進池裡，也不會因為不小心抓到了「小齊三」而吐了一輪。

想著，她又忍不住一陣作嘔。

「真是沒用的丫頭，居然因為抓著了男人那話兒就吐成這樣。」春姨想起齊三跟她說這件事時，臉上那尷尬的表情，就實在很想笑，可是她忍住了，仍舊一臉嚴肅。

說起那齊三，也是身經百戰的老江湖了，什麼女人沒見識過，居然在提起這件事情時也臊了。

「春姨，」爾沫哀怨地看著她，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怎麼知道會……」

「男人的那話兒有什麼好怕的？真是。」春姨輕啐一記，「老娘在妳這年紀時，都不知道見識過多少男人的傢伙了，不過是長短粗細不同，有什麼好……」

春姨話未說完，爾沫又想吐了。

見狀，春姨連忙打住這話題，大聲喝止道：「妳別又吐了！不然我真餓妳三天！」爾沫連忙捂著嘴，深呼吸了幾下，而後一臉委屈地道：「春姨，我……我被嚇過。」

「嚇過？」春姨微怔。

「嗯，我小時候曾經被一個蓄意露出下體的可怕大叔嚇過，從此就對那個有陰影了。」

春姨愣了愣，眼底閃過一抹同情，旋即又無奈地一嘆。「算了，反正齊三多給了十兩銀子，要我別罰妳，妳就認分的把池子清理乾淨吧！」

聞言，爾沫一怔。「春姨，妳說……那個傢伙他……」

「沒錯。」春姨點頭，「齊三說十兩銀子補償我的損失，還再三叮囑我別罰妳罵妳呢！」

爾沫驚訝得說不出話來，只能傻乎乎的看着春姨。

「好了，妳可要好好清理，千萬別馬虎。」春姨說完，旋身離開。

望著春姨離去的身影，爾沫呆愣了好一會兒。

十兩銀子也不是小錢，他居然為一個澡堂裡打雜的丫頭多花了這筆錢？

他是覺得歉疚呢？還是他……其實是個善心人？不過不管理由是什麼，他讓她有點刮目相看。

她還以為他是個整天流連花叢的好色男人呢，現在看來，這人不壞。

這麼一想，她心裡舒服多了，一直翻攪著的胃也安靜了下來。

「齊爺，你真是太有趣了。」

「是呀，你走訪遊歷各地，遇到的人事物還真是精彩呢！」

「可不是嗎？你方才說的那雙頭人是真的嗎？」

「千真萬確，如有虛構造假，我齊三就……」齊浩天微微一頓，指天立誓，「雄風盡失。」

幾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一聽，全都紅了臉兒，掩著小口笑了起來。

「齊爺，你……你真壞。」

「能逗樂三位小姐，齊三壞又何妨？」齊浩天唇角一勾，露出迷人又帶著幾分使壞的笑容。

在他眼前的三名女子是崇安知縣朱博府中的家妓，其他幾人則是她們的丫鬟。

所有的青樓妓戶全歸樂戶司管理，都要列冊清查，還得上繳一定的賦稅，其他未經造冊列管又未繳交稅款的私娼館全屬違法，且私人所有的家妓也必須照實列冊上報，一般平民百姓和官老爺們都不得例外。

可他查到朱博的親信與江三郎等多名人牙子私下往來，而朱府中家妓十數名，列冊的也只有三名。

他認為朱府之中定有不可告人之勾當，便趁著朱府家妓遊憩湖畔之時，與她們接觸並打探消息。

就在一千女子被齊浩天逗得樂開懷又笑得花枝亂顫之時，有人經過了。

這人正是幫春姨跑腿，要去買城裡最知名金貴肉包的爾沫。

行經湖邊捷徑，先引起爾沫注意的是一群女子的笑聲，她不經意地循著聲源望去，就見齊三被十名女子包圍，一副春風得意的模樣，這讓她有種說不上來的煩躁感，而且見那些女子多打扮妖豔，不似尋常良家婦女，她猜想興許是青樓裡的姑娘吧？

大白天的就帶著十名姑娘遊湖嬉戲，他要不是撩妹的手腕高超，就是有個深不見底的口袋。他是做什麼大事業的，出手能如此闊綽？是祖宗留了金山銀山，還是……

喔對，還有一種可能，就是……慢，那行業在古代的職銜是什麼呢？在二十一世紀稱之為酒店經紀，古代應該也有類似的職業。

算了，管他是做什麼的，總之，大白天就帶著姑娘在外招搖，就是個不正經的男人！

爾沫正想假裝什麼都沒發現、沒看見的走開時，齊浩天竟喊了她的名字——

「爾沫！」

她整個人彈了一下。要死了，怎麼會被他發現？

「爾沫！」齊浩天其實也意外自己會注意到她。

老實說，她不是個會引人注意的姑娘，雖然不至於姿色平庸，但絕對稱不上是美人兒，就像一朵開在山邊或牆角的小白菊，那樣清新。

或許他見多了豔色，如今這股子清新才會特別吸引他的目光吧！

爾沫聽他喊了她兩次，發現實在沒辦法再裝傻了，只好停下腳步。

齊浩天立即走上前去，朱府的家妓跟丫鬟們見狀，竟也不自覺地跟了過去。

在大部分女人眼裡，他就像是蜂蝶眼裡的花、貓兒眼裡的魚。

見他領著一票姑娘走來，爾沫倒抽了一口氣，不自覺的板起臉來。

「去哪兒？」他笑問。

她睜大圓圓的眼睛瞪著他，再看看他身邊及身後那幾個以審視眼光盯著自己的女子，不知怎地，她有點氣悶，不想感謝他前天才付了十兩銀子讓她免了責罰，甚至不想搭理他了。

「怎麼不說話？」她一臉生氣又倔強的表情，教齊浩天看著覺得有趣，忍不住逗她，「舌頭給貓吃了？」

他越是逗弄她，她越是氣惱。

他以為自己是情聖是萬人迷嗎？他以為所有女人都吃他這一套嗎？哼，她就偏偏不吃！

扭頭，她就要離去。

「欸！」齊浩天伸手拉住了她。

爾沫本能地一個振臂，用力甩開了他的手，還惡狠狠的瞪著他。

齊浩天忍俊不禁。「丫頭，我跟妳有什麼深仇大恨嗎？妳這麼瞪著我……」

「真是沒禮貌沒教養的丫頭。」朱府的家妓玉柳說話了，「齊爺，她是哪家的丫



頭？」

「她是春風澡堂春姨的人。」他說。

「春風澡堂呀……」玉柳挑挑眉，打量著她，「齊爺似乎認識她？」

「不只是認識，我們……很熟。」

他眼底閃過一抹狡黠，教爾沫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「熟？」玉柳一怔，跟其他姊妹們互覷一眼，「怎麼個熟法？」

「我們熟到……」齊浩天唇角一勾，「她抓了我褲襠裡的東西。」

玉柳等一干女子一聽，先是一愣，然後忍不住掩嘴竊笑。

「難道……那也是春風澡堂的服務之一？」另一名家妓冰心笑問。

「唉呀，是這樣嗎？」玉柳挑眉一笑，「那就難怪春風澡堂總是門庭若市了。」

她們的訕笑讓爾沫更氣了。要互相傷害就來呀！誰怕誰呢！

「沒錯，我抓了那麼多褲襠裡的東西，可從沒抓過那麼小的！」她惡狠狠地瞪著他，咬牙切齒地道：「而且還噁心得教我吐了！」說罷，她一個扭頭就跑了。

看著她氣呼呼離去的身影，齊浩天還有些反應不過來，十七歲的丫頭被開了這樣的玩笑，哪個不是含羞帶怯、落荒而逃的？而她居然是不計後果的倒打他一耙？好個潑辣兇悍的丫頭，太有趣了！

想到這裡，他忍不住朗聲大笑，「哈哈……」

玉柳等人看著，都懵了。

## 第2章

稍晚，齊浩天來到春風澡堂，一進門就下意識尋找某張面孔，遍尋不著，他不免有些失落。

「這麼晚才來？」春姨走了過來，瞥見他像是在找什麼人，瞬間意會過來，說道：

「爾沫今晚沒當值，已經休息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被春姨識破，他也沒遮掩或解釋，率直地便認了。

「爾沫那丫頭很容易認真的，你可別害她。」

雖說他已在春風澡堂出入了好些日子，但春姨對他還是沒有太多的了解及認識，他從不說自己來自哪裡、是做什麼的，更甯提他的出身及背景，他來去如風，無法捉摸，絕不是一個可以跟他認真的男人。

「說什麼呢，我怎麼害她了？」齊浩天嘻皮笑臉的說。

「齊爺是個明白人，咱們也就打開天窗說亮話。」春姨正色道，「爾沫雖然是在我這兒做事，但她是個乾淨清白的姑娘，我也不希望她一輩子都窩在這兒，若有機緣，我希望能讓她離開澡堂，找個好人家嫁了也好，另尋高就也行，總之……不要把她當成不正經的姑娘就是。」

他斂起笑意，眼底有著對春姨的崇敬及佩服。「春姨，妳真是個好人。」

春姨定定地看著他，蹙眉輕嘆，「我只是個歷盡滄桑的女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」

「明白。」他說，「我絕不是那樣看她的，只是覺得她很有趣，很逗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春姨展眉一笑，「她就住在後面的小柴房裡，如果你要她來伺候，我就把她喚起來，不過你得給雙倍價錢。」

齊浩天乾脆爽快地答應了，「好。」

春姨點頭，立刻差人去小柴房將爾沫喚醒。

雖已和衣睡下，但爾沫還瞪著兩隻眼睛，思考著未來。

今天幫春姨跑腿去買了金貴肉包後，春姨也賞了她一顆，她吃完之後只有一個感想，她家的包子比金貴肉包要好吃八百倍！

而這樣的體悟也給了她一個創業的靈感，那就是賣包子。

不過她現在身上沒幾個閒錢，想創業是有難度的，別說是店面了，就連買生財器具都是問題。

不管怎麼樣，先攢夠一筆錢是當務之急。

「小沫。」突然，門外傳來君姊的聲音，「小沫，醒醒。」

爾沫立即翻身起來，「君姊，什麼事？」

知道她還醒著，君姊聲音微微上揚，「有客人給雙倍錢要妳伺候。」

「咦？」爾沫不由得一愣，想不到有人指名要她侍浴，她什麼時候變成澡堂紅牌了？她下了床，打開門，問道：「雙倍價錢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春姨拿一份，妳拿一份。」君姊說。

聞言，爾沫驚喜地瞪大眼睛，「我可以獨拿一份？」

「沒錯。」君姊點點頭。

她才剛想著要賺更多錢，就有人付雙倍價錢要她服務了？老天爺是聽到她的心聲了嗎？

「好，我這就去！」說著，她邁開大步就跑。

君姊衝著她身後喊道：「是松浴，別跑錯了！」

「好！」爾沫元氣十足地應了一聲。

來到松浴的門前，爾沫敲了敲門。「客官，我進來了。」說完，她走進浴間。

當她看見坐在那兒等著她來服務的人竟是齊浩天，她先是一愣，然後立刻板起臉孔。「是你？」

「是我。」見著了她，齊浩天不知怎地忍不住笑意，一顆心莫名的歡愉。

是的，今兒一整天，他總不由自主地想起她。

「哼！」爾沫不滿地轉身就要走。

「喂！妳去哪兒？」

「找別人來伺候你。」她背對著他，連多看他一眼都不樂意。

「我不要別人，就要妳。」

「可我不要。」她的聲音聽得出火氣。

「我加一倍價。」

「不要！」

「兩倍！」

「不……要！」兩倍？可惡，這真是太誘人了。

「妳實在太貪心了，那……三倍！」他就不信有銀子解決不了的事情。

三倍？真的嗎？他是哪根筋不對勁，居然願意花三倍的錢要她服務？慢著，他這般無所不用其極，該不是對她有什麼不軌企圖吧？

爾沫猛地一轉身，狠狠地瞪著他，「你到底要幹麼？」

齊浩天頓了下，訥訥地回道：「沒幹麼，只是要妳伺候。」

「不過就是在屏風後面遞皂角、浴巾或深衣，你有必要花三倍價錢買我的伺候嗎？」她質疑的瞅著他。

「我買的是開心。」他說，「到澡堂來洗澡，圖的不就是開心舒暢嗎？」

爾沫眉心一蹙，表情更為不解。

齊浩天點點頭，「妳很有趣，很逗，我從沒見過像妳這麼好玩的丫頭。」

她實在很無言，她自認對他不太友善，他問什麼，她都是隨口敷衍，而他居然覺得她有趣好玩？他是有被虐狂的傾向嗎？

「只是好玩，沒別的企圖？」她嚴厲地盯著他。

「這可是春姨的地盤，我能在她地盤上撒野嗎？」

說的也是，春姨在崇安縣城可也是有點能耐的人，再說了，澡堂裡那麼多人，諒他也不敢造次。

想到自己那未竟的夢想，她決定賺這筆天外飛來的外快。

「好，我賺。」她說著，手掌一攤，「先給錢。」

齊浩天也不囉唆，取出荷包，從裡面拿出三兩銀子交到她手中，然後彎唇一笑，「可以了吧？」

「嗯！」爾沫滿意的點點頭，將銀子收好後，開始伺候他寬衣。

說是伺候寬衣，但其實是她站在屏風後頭，接過客人脫下的衣褲，妥善地掛好。有些客人會將換下的衣褲交由澡堂清洗，澡堂也會負責保管客人事先寄放的乾淨衣物，齊浩天就是這樣的，他在澡堂有個專屬的櫃子，裡面擺放著的都是他的衣物。

屏風另一邊，齊浩天慢條斯理的脫去衣物並交給她。

燭光一照，屏風上顯現出他精實的身形，爾沫不自覺倒抽了一口氣，又突地想起她不小心摸到「小齊三」的事情，雖然這些畫面只是快速的閃過，但她又覺得胃袋翻攪了起來。

為免自己又吐了一地，她努力將那畫面自腦中抹去。

這時，齊浩天又開始跟她聊天了，「丫頭，妳真的抓過很多褲襠裡的東西？」

爾沫的腦袋轟的一響，滿頭滿臉的熱，她氣呼呼地道：「要你管！」

「我只是好奇，是什麼樣的機緣讓妳有那麼多機會可以……」

「你再繼續說，我就走了。」她語帶威脅地打斷道，「我說到做到喔！」

她的反應讓他覺得有趣極了。

這是他第一次不是為了打探消息來到澡堂，說得更精確一點，他是為了她而來。在他入浴的過程中，他不斷找話題跟她聊，有時她會置若罔聞，相應不理，有時會隨便敷衍他兩句，有時則氣呼呼的回嗆他，有時又伶牙俐齒地跟他抬槓。

他從來不知道洗澡也能洗得這麼歡樂、這麼熱鬧、這麼……總之，他洗了一個通

體舒暢的熱水澡，也洗去了因查案而緊繃的情緒。

著裝完畢，齊浩天神清氣爽地走出浴間，低聲哼著稍早在無雙院聽姑娘吟唱的曲兒，突然，他聽見早他一步離開浴間的爾沫的聲音——

「放手，不要碰我！」

他心一震，直覺朝著聲源快步走去，來到了共浴澡間門口。

正要回去休息的爾沫行經共浴澡間外時，被酒醉的客人攔住去路，還抓著她的手，硬要抱她，她氣憤又害怕的瞪大了眼，使盡全力抵抗。

見狀，齊浩天的胸口莫名騰起一把火，他幾個箭步上前，一手扣住了那醉客的手腕。

那醉客雖然個子不及他高，體型卻是他的兩倍大，可被他這麼一扣，竟立即鬆開了手，還疼得哇哇直叫，「唉呀，不……別……快放開我，臭小子！」這一疼，醉客酒醒了一半，惱羞成怒地對神情冷肅的他怒罵。

爾沫驚訝地看著站在她面前的齊浩天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氣。

這是她第一次認真的、清楚的看著他的背，他個子高大，肩背寬厚，莫名讓她感到安心。

要是不認識他、沒聽過他說話，光是看這背影的話，她會覺得他是個正直、果敢、人品端正且讓人覺得有安全感的男人……

「你這肥佬，想找姑娘上窯子去！」齊浩天將那醉客的手一扭，他立即腿軟地倒在地上，他這才滿意地放開手，冷聲警告道：「這兒是春姨的地方，你在這兒鬧事，我齊三第一個不饒你。」

醉客嚇到了，好不容易爬起身就要跑。

「慢著！」齊浩天沉聲一喝叫住了他。

那醉客也聽話的停下腳步，轉過頭來，臉上有幾分敬畏。

齊浩天神情冷肅地看著他，一字一字清楚地道：「記住這姑娘的臉，她叫爾沫，以後見著她，有多遠閃多遠。」

醉客怯怯地看著爾沫，然後點了點頭。

「快滾！」齊浩天再一喝，那醉客便腳底抹油地跑了。

齊浩天轉過身來，一臉正經地注視著她，簡直像是變了個人似的。

「妳沒事吧？」他問。

她搖搖頭，小小聲地回道：「沒……沒事。」

老天爺，這不是英雄救美，什麼才是英雄救美？她得承認，他那酷帥的樣子讓她的小心臟怦怦怦怦直跳，這一瞬間，他全身彷彿閃著金光，讓她有些暈眩。

「姑娘家還是別在這種地方幹活得好。」他正經八百地道，「儘管是澡堂，免不了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客人。」

「我需要活計，我得生活。」她在這兒人生地不熟，又沒有任何支援，相較之下，春風澡堂還算是個安全的地方。

「在澡堂幹活，難免給人一種可以隨意冒犯的錯覺。」他不是看輕她的工作，只是陳述事實。

「澡堂好過你去的那種地方吧？」爾沫以為他看輕她的工作，有點懊惱，但她可沒忘記他剛才救了她的英姿，口氣及臉色倒不是太差。

「我去的那種地方？」齊浩天愣了一下才意會過來她指的是什麼，不由得笑了。

「丫頭，那種地方就算男人只是意淫妳，都得付錢，這兒可沒有。」

「我也沒打算一輩子待在這兒，等我攢夠了錢，我就要自己做生意了。」她挺起胸膛，滿懷壯志。

「噢？」他好奇地問道：「什麼生意？」

「賣肉包子。」

聞言，齊浩天定定地看著她，當今世道時興「胸大即美」，若女子從事的是特定又特別的行業，但不想明說，也都說是賣肉包。

她說她是從深山裡來的，可能不知道城裡的人說的肉包子另有其意，而他也當然知道她說的賣肉包子是指那種吃了會飽的肉包子。

可即使如此，他還是忍不住想逗逗她，故意促狹地道：「妳的包子太小，現在時興大且飽滿。」

爾沫沒聽出他的話中之意，一臉嚴肅地道：「我會做大一點、滿一點，料好實在。」聞言，他更想笑了，不過他怒力憋住笑意，問道：「拿什麼塞？」

「什麼都行。」她說，「我的包子皮薄餡多又美味，肯定能賣錢。」

「皮薄餡多又美味……哈哈！」他再也忍不住地大笑出聲。

他的反應讓爾沫有點氣惱，「你笑什麼？這有什麼好笑的？」

「妳……」齊浩天欺近她，兩隻眼睛定定地盯著她的臉，似笑非笑地道，「當真不知道肉包子的另一種意思嗎？」

她不解地微歪著頭。

「肉包子指的是……」他的視線迅速地往下一掃，又回到她臉上，「女人的胸。」爾沫陡地瞪大雙眼，兩頰一陣火熱，再想到他方才快速地掃了她的小胸部一眼，她氣急敗壞地把手中的布巾往他臉上丟去。

齊浩天沒來得及閃開，被砸個正著，但是他並沒有生氣，因為他的心思只專注在她那嬌羞愠惱的臉上。

「臭流氓！」她氣得用力一跺腳，一個轉身就跑了。

看著她氣沖沖離去的身影，又想起剛才她那認真的模樣，他再次爽朗大笑，「爾沫，妳這丫頭實在太好玩了。」

掌燈時分，一名客人進到春風澡堂，正是江三郎。

江三郎是澡堂的常客，他自稱是走商，專賣一些女人的胭脂水粉及雜貨，他經常往返各地，但待在崇安的時間頗長。

每當他自其他地方回來，總會給春姨及在澡堂做事的姑娘們帶上一點小禮物或特

產，是個很平易近人又大方爽朗客人，春姨跟其他姑娘們亦十分歡迎他。

見他進來，正當值的爾沫立刻上前招呼，「江爺，你回來了？」

她約莫十天前才聽春姨說過江三郎到臨水辦事去了，沒想到他這麼快就回崇安了。

「是呀。」他笑視著她，「一回崇安，我就迫不及待來春風澡堂看妳們了。」說著，他將手裡的一盒餅遞給她。「路上買的，給妳還有其他姑娘們嚐嚐。」

「謝謝江爺。」她接下伴手禮，誠心地道謝。

她第一次接待江三郎是在兩個月前，因為她是生面孔，江三郎便多問了她幾句，得知她是孤身來到崇安，立刻露出了同情憐憫的表情。

小丫頭，真是難為妳了，人生地不熟又沒得依靠，大哥我真是很同情妳，要是有什麼困難，儘管跟大哥說，知道嗎？

她還記得他那天跟她說了這些話，語氣非常誠懇，眼神非常溫柔又溫暖。

之後他每次來，只要她當班，他一定會跟她多聊幾句，對她相當關心，她在澡堂裡也算見過形形色色的客人，但像他這麼客氣、真誠又親切的實在不多。

「江爺今天還是要共浴池嗎？」她問。

「嗯，老樣子，大哥我啊，就是喜歡熱鬧。」江三郎回道。

爾沫將寫上號碼的木牌遞給他，正要再開口，瞥見剛踏進澡堂大門的齊三，她微微一頓，將視線收回。

「江爺，君姊在那兒招呼著，有什麼需要只管跟君姊說。」她笑容可掬地道。

「我是老客人了，明白的。」江三郎說完，便往裡面走去了。

江三郎前腳剛走，齊浩天便來到櫃臺前，見檯面上擱著一盒餅，他眼神一閃，然後涼涼地問：「是剛才那位客人給的？」

爾沫面無表情地看著他，點點頭。

不為別的，只因她還在氣他先前的肉包子玩笑。

齊浩天沉吟須臾，一本正經地看著她，「丫頭，妳涉世未深，真要好好提防殷勤的陌生人。」

「嘎？」她不以為然地秀眉一擰，她涉世未深？她只是不小心困在這十七歲的身軀裡，可實際上已經是二十五歲的女人了呢！再說了……「江爺是個好人，是個像大哥一樣的好客人，比起他，不正經的你才更可疑。」

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他慎重其事地道，「那種看起來是好人的壞人，最壞。」她不搭腔，一臉「我不想聽你胡說八道」的表情。

齊浩天的表情更加嚴肅凝沉，「丫頭，小心別讓人賣了，還幫人數錢。」

「謝謝你的關心。」她皮笑肉不笑地回道，「心領了。」

見她沒把他的話當一回事，他濃眉一擰，兩隻黑眸深深地注視著她，「我是真的關心妳，不是虛情假意、逢場作戲的那種。」

迎上他的目光，她心頭一悸。

從她見到他以來，他總是說些不正經、似是而非，教人不知該不該信的話，這還是她第一次看到他這麼堅定凝肅的表情，她得承認，她有點小小的驚嚇。

「知、知道了。」她呐呐地道。

聽到她的回答，齊浩天鬆了一口氣，又露出一如往常的笑容，他伸出手，用兩根手指夾了她鼻尖一下，「這才乖。」

她覺得生氣，卻又不由自主的紅了臉。

難得的輪休日，爾沫上街走走瞧瞧，順便為她的「未來事業」做一點市場調查。崇安縣城算是商業城市，買賣交易十分活絡，品項亦是五花八門，她走了大半天，還吃了幾攤不錯的平民美食。

她視線一掃，不經意看見一面灰灰的牆上貼了十來張尋人啟事，她靠近一看，發現失蹤的都是十三至十六歲的少女，甚至還有年紀更小的。

她有點驚訝，沒想到古代的失蹤人口竟然這麼多。

但為何都是女孩呢？若要拐帶孩子，不是男孩比較值錢嗎？想到這些失蹤孩子的爹娘，不知多麼擔心憂傷，她不由得也想起了在現代的母親。

在二十一世紀的她已經死了，而她母親也永遠不會知道她竟穿越時空在古代重生，她好想讓母親知道她沒事，她會好好照顧自己……想著想著，她忍不住掉下眼淚。

為免別人看見，她很快地擦去淚水，打起精神。

沒關係，幸好還有兩個姊姊可以陪著母親，她相信母親一定能夠很快走出傷痛。

「喂！」

忽地，一道低沉的聲音在她耳邊響起，她嚇了一跳，驚叫一聲，再轉身一看，竟是齊三，她一邊拍撫著胸口，一邊生氣地瞪著他。

「嚇到妳了？」齊浩天挑了挑眉，「我以為妳的膽子跟頭一樣大呢。」

「你才腦袋跟花生米一樣大。」她沒好氣地回道。

可惡，他不知道人嚇人沒藥醫嗎？

「看什麼這麼出神？」他瞥了一眼牆上的尋人啟事，眼底閃過一抹冷肅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好奇為什麼失蹤的全是女孩……」她說。

「嗯……」齊浩天頓了一下，才又說道：「因為重男輕女的關係，一般來說，女孩不見了，家裡人找得沒那麼勤。」

他這麼一解釋她就明白了，也就是說，人口販子若要拐帶孩子，拐走女孩的風險沒有拐走男孩那麼高。

她不由得嘆了一口氣，幽幽地道：「不管男孩女孩，都是爹娘心頭的一塊肉，要是人不見了，爹娘都會難過焦急的……」

睇著她那悲憫的眼神及表情，齊浩天深深一笑，卻又忍不住對她心生憐惜。

對於她家的事，她都是敷衍帶過，想必也有著無法訴說的苦楚，他能幫她什麼忙嗎？

而且她在澡堂工作，無可避免會接觸到三教九流之輩，待得越久，越是危險，尤其其他只要一想到江三郎這般向她示好，他就不知怎地心慌起來。

人口販子最喜歡她這種無親無故的小姑娘了，別說是失蹤，恐怕就連死了都沒人在意。

雖說江三郎未必真敢打她的主意，她畢竟是春姨的人，但人一旦有了歹心，有時也是說不準的。

春姨算是閱人無數的老江湖了，可即便如此，恐怕也有看走眼的時候，偏偏為了避免打草驚蛇，他又不能把江三郎的事情說給不相干的人聽。

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……趕緊地把她弄出春風澡堂。

條地，一個靈感鑽進他那被她形容跟花生米一樣大的腦袋裡，他眼神一凝，直視著她，認真地喚了一聲，「爾沫。」

爾沫嚇了一跳，「幹麼？」

「妳還想賣肉包子嗎？」他問。

她起先還反應不過來，旋即想到他之前開的玩笑，立刻羞惱地瞪著他，「你在說什麼？！」

「唉呀，我說的是真的可以吃，吃了會飽的那種肉包子。」齊浩天解釋完，又問道：「妳是當真想那小生意？」

爾沫這才驚覺他是認真的，馬上點點頭，「當然。」

「那好。」他一把拉起她的手，「跟我來。」

「咦？」她反射動作地將手抽回，「去哪兒？」

「跟我來就是了。」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又一把抓著她的手往前走。

爾沫掙扎了一下，發現掙脫不開，只好由著他牽著，懷著滿肚子疑問地跟著他。當他帶她來到一間專賣炊事器材的小店鋪，她站在店門口，看著或吊著或擺著的各式炊具，她愣住了。

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齊浩天笑視著她，「妳要蒸包子，總得有器具吧？」店東家見有客人上門，立刻迎出來招呼道：「欸，公子、姑娘，想買些什麼呢？」

「老闆，我要……」

齊浩天才要回話，爾沫一把抓住了他，驚慌地低聲道：「喂，我沒那麼多錢買器具。」

他對著她深深一笑，「我有。」

「你有是你的事，我沒錢。」

「我先墊，等妳賺了錢再還我，如何？」說完，他還朝她眨了下眼睛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她還沒來得及把話說完，齊浩天便又轉過身去對著老闆吩咐道：「老闆，我要一整套做包子的器具，你幫我送到春風澡堂去。」

老闆一聽器具要送到春風澡堂，不免感到疑惑，但是生意上門，他哪管是誰要的，又是要做什麼用的，立刻笑著答應道：「沒問題，回頭我就派人給公子送去。」

「多少銀兩？」他問。

老闆扳扳手指算了算，「三十兩多一點，就算三十兩吧！」

齊浩天從荷包裡拿出兩張面額十五兩的銀票，又再多給了十幾文錢，「多的給夥



計喝涼茶吧！」

老闆喜孜孜地收下銀兩，「謝謝公子，我馬上命人把東西備齊了送去。」

「有勞了。」齊浩天說完，拉著爾沫轉身離開。

事情的發展全不由她決定，他做事之果斷及神速，讓她有點難以招架，雖說能夠備齊器具開始她的包子生意，她是很開心沒錯，但是她與他非親非故，就這麼接受他的幫助，真的可以嗎？

他瞥了她一眼，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，說道：「妳別想太多，就當我只是喜歡幫助離鄉背井、無所依靠的可憐姑娘就好了。」

「嘎？」爾沫微微皺起眉頭，「你上無雙院，該不會也是在『助人』吧？」

齊浩天挑了挑眉，思索了一下，然後一臉認真地回道：「沒錯，我是在助人。」

看著他那一副理直氣壯、理所當然的表情，她有點惱，可又生不了他的氣。

真行啊，說得像是在普度眾生一樣，是不是所有喜歡花天酒地的男人，都是這樣的？她記得她那個做為丈夫及父親都失職又失格的爸爸，也是這樣說的——在那種地方工作的女人都是可憐人，我是去救濟幫助她們，是做功德。

「妳知道嗎？其實那些姑娘大多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有些人是被爹娘賣掉，有些人則是被人牙子拐帶，進了青樓就再無翻身機會，就像一株只能在不見天日、沒有雨露的地獄裡日漸凋零的花朵……」齊浩天看向遠方，眼底閃過一抹憤怒。

自聖上授命他暗查人口販賣一案，他眼見或耳聞太多活生生的例子了。那些被拐帶的孩子，若是姿色好點，就被賣進青樓或成了官老爺們的家妓，姿色差點的，被賣去大戶人家當丫鬟，稍有不順主人心意或礙了誰的眼，便是一頓毒打謾罵，遭到虐打及殺害的亦不在少數。

凡有良知之人，哪能漠視這殘忍冷酷的一切？

看見他露出那悲憫沉痛的表情，爾沫心頭撼動，他是真心的憐惜同情那些姑娘，那不只是用來合理化他不正經行為的好聽話。

她不自覺地一直望著他，直到他將視線回到她臉上。

迎上他的目光，她不知為何頓時心跳加速，她急急忙忙地把臉別開，故作鎮定。

「爾沫，我希望妳盡早離開春風澡堂。」他說。

她瞥了他一眼，啞啞地道：「其實我並不討厭那個地方……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春姨雖然很兇，但她其實很照顧維護每一個人，之前有個人對君姊出言羞辱，還被春姨轟了出去。」提起這事，她眼底滿是對春姨的敬佩及崇拜，「儘管那個人威脅要找人來砸澡堂的招牌，春姨仍舊沒有一絲畏懼，人家不是說做生意以和為貴、能忍則忍嗎？可春姨為了維護自己人，可是一點猶豫都沒有。」

「我知道春姨是個好人，在妳還沒進澡堂前，我就認識她了，只是出入澡堂的人身分複雜，又常會有一些鬧事的客人，妳一個清清白白未嫁的姑娘，總不能一直待在那兒。」

「其實我還應付得了。」爾沫一派輕鬆地道，「大部分的客人都還不錯。」

「是嗎？」他不以為然地挑挑眉，「例如江三郎？」

聽出他語氣中對江三郎的敵意，她不免疑惑地問道：「江爺跟你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嗎？」

「是沒有，不過……」

「既然沒有，你為什麼一直針對他？好像對他有……」

說話的同時，她正要穿越大街到對面，一輛馬車卻急駛而來——

「小心！」齊浩天一個箭步上前抱住她，快速移動腳步，將她拉到了路邊。

拉車的兩匹馬也因為受了驚嚇，揚蹄嘶鳴，駕車的兩名侍從趕緊拉住韁繩，跳下車安撫馬兒，以免馬兒又突然暴衝。

馬車裡傳來男子氣急敗壞的叫罵聲，「是誰？！該死的！」

其中一名侍從立即繞到後方打開馬車車廂的門，問道：「公子，您沒事吧？」

「當然有事！該死的東西！你是怎麼駕馬車的？」車廂裡的男子探出半身，許是剛才摔著了，還有點餘悸猶存。

「公子，是……是有人突然衝了出來。」侍從怯怯地回道。

「誰？哪個王八羔子害本公子頭上撞了個包？！」

侍從指向一旁剛從馬蹄下逃過一劫的爾沫，「就是那個丫頭。」

身著錦衣華服，腰上還繫著美玉為飾的男子，氣呼呼地瞪著她，不客氣地罵道：

「該死的丫頭，妳是忘記帶眼珠子出門嗎？」

「沒帶眼珠子出門的是你吧！」爾沫馬上惱怒地罵了回去，「路上那麼多人，你一路急馳狂奔，把別人的性命當什麼了？！」

男子像是從來不曾被誰這樣頂撞過，又驚又怒，氣得滿臉漲紅。

齊浩天拉住了她，低聲勸道：「算了。」

爾沫驚疑的看著他。算了？之前在澡堂裡為她出頭，一隻手就把那醉客捏得哇哇叫的齊三，現在居然叫她算了？

「明明是他不對，怎麼能算了？」她激動地道。

「他是不對，但……算了。」齊浩天笑得有點不自在。

她不能理解又難以置信，她還以為他是頭獅子，怎知一離開澡堂，他竟成小貓了。

「沒事就好。」齊浩天用商量的語氣問道：「咱們走吧？」

爾沫指向那紈褲，氣沖沖地道：「本來是可以沒事的，是他……」

「不知死活的臭丫頭，妳可知道我爹是誰？」

「齁，你連自己的爹是誰都不知道，還要我告訴你嗎？」爾沫也被惹毛了，衝著他就問：「你的腦袋也像花生米一樣嗎？」

「妳——」男子的臉漲得更紅了，像是快喘不過氣來似的，「我爹可是……」

「唉呀！」齊浩天突然指天大喊，「有條金龍在天上飛！」

他這麼一喊，那公子哥跟他的兩名侍從很自然而然就順著他所指方向望去，與此同時，齊浩天抓起爾沫的手狂奔，身後傳來的是那公子哥氣怒的大吼聲——

「快給我追！」